

T H E W I T C H E R

# 猎魔人

卷六

雨燕之塔

WIEDZMIN : WIEŻA WASKÓŁKI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/ 著  
乌兰 小龙 /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T H E W I T C H E R

# 猎魔人



## 雨燕之塔

WIEDŹMIN : WIEŻA JASKÓŁKI

[波兰] 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/ 著  
乌兰 小龙 /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

WIEŻA JASKÓŁKI

Copyright © 1997 by Andrzej Sapkowski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Agence de l'Est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版贸核渝字(2014)第32号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猎魔人.6, 雨燕之塔 / (波)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著; 乌兰, 小龙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7.6

书名原文: WIEŻA JASKÓŁKI

ISBN 978-7-229-12377-2

I. ①猎… II. ①安… ②小… ③乌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波兰—现代 IV. ①I5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37146号

## 猎魔人 卷六：雨燕之塔

LIEMOREN JUANLIU: YUYAN ZHI TA

[波兰]安德烈·斯帕克沃斯基 著 乌兰 小龙 译

联合统筹：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重庆史诗图书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：邹禾 骆思源 肖飒

特约编辑：王伦航

责任校对：刘艳

封面插图：NAVAR

装帧设计：谢颖设计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 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：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

E-mail: [fxchu@cqph.com](mailto:fxchu@cqph.com) 邮购电话：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90mm×1230mm 1/32 印张：14 字数：370千

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2次印刷

ISBN: 978-7-229-12377-2

定价：54.80元

如有印装问题，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：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“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能给你。”仙子说道，“财富、王冠和权杖，名望、幸福或长生。选择吧。”

“我不要财富和名望，也不要权杖与王冠。”猎魔人答道，“我只要一匹漆黑如夜、迅疾如风的马，再加一把像月光一样锋利明亮的宝剑。我要在黑夜驾着黑马疾驰，我想用宝剑挫败邪恶。我只想要这些。”

“我会给你一匹比夜晚更漆黑、比狂风更迅疾的马。”仙子承诺道，“我会给你一把比月光更锋利、比月色更明亮的宝剑。你要的不少啊，猎魔人，所以你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。”

“用什么付？现在我一无所有。”

“用你的血呀。”

——《童话与民间故事》

佛罗伦斯·德兰诺伊著

## 第一章

众所周知，世界的运行方式跟生命一样，总是不停地循环往复。在这循环当中有八个魔力点，构成了完整的轮回，轮转一圈恰好是一年。魔力点两两相对，其中包括：代表“萌芽”的迎春节、预示“成熟”的收获节；指代“开花”的五月节、对应“枯萎”的万圣节；另外还有两个至日——冬至日和夏至日，又称秘底温和秘达热；以及两个分日<sup>①</sup>——春分日和秋分日，又名碧日刻和辉月轮。这些日子将一年分成八个部分。精灵的历法同样如此划分。

后来，人类在雅鲁加河口和庞塔尔三角洲登陆，他们又带来了自己的太阴历。人类以月亮的盈亏为基准，将一年划分为十二个月，从一月初开始，直到寒霜将泥土冻实为止，并以此规划农耕周期。尽管人类划分年日的方式与精灵不同，但他们也接受了后者的“循环”概念和八个节期点。于是乎，迎春节、收获节、五月节、万圣节，连同两个至日与两个分日一起，都成了人类重要的节日。与其他日期相比，它们就像草原上的孤树一样醒目。

---

<sup>①</sup>译注：昼夜等分点。在这一天，白昼和黑夜的时间一样长。

这些日子之所以与众不同，原因在于魔法。

在这八个昼夜里，魔法灵光都会异常强烈，而这已经不算是秘密了。每年的这些日子，尤其是至日与分日，总会发生一些魔法现象和神秘事件。所有人也都习惯了这些，很少会因之大惊小怪。

唯独今年，却与往常有所不同。

这一年，人类像往常一样，用丰盛的晚餐庆祝秋分日。餐桌上摆满了当年成熟的水果，但每样只取少许。毕竟这是习俗嘛。人们吃完晚餐，又为当年的收获谢过梅里泰莉女神之后，纷纷上床休息。然后，恐怖的事发生了。

临近午夜，刮起一场可怕的风暴。狂风劲吹，风中传来树枝折断的噼啪声、木头屋顶的嘎吱声、窗扇的砰砰声，以及鬼魅般的号叫、嘶吼与哀号声。天上的云朵变幻出奇妙的形状，其中最多的是飞驰的骏马与独角兽。大概一个钟头后，狂风突然止息，但寂静却未降临，因为人们又听到数百只欧夜鹰的啼叫与翅膀拍打声。按照民间说法，这些神秘的鸟会聚在将死之人的住处周围，唱起悲伤的丧歌。就在这个夜晚，欧夜鹰的合唱高亢而响亮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将死去。

欧夜鹰颤声唱响献给死者的哀歌。在地平线上，云层掩去了最后一缕月光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又听到报丧女妖可怕的哭号——通常这预示着突然而惨烈的死亡。狂猎的队伍掠过天空，就像一群死灵幽魂，双眼燃烧着熊熊鬼火。他们跨骑在骷髅战马上，破破烂烂的披风随风飘舞，宛如抖动的旗帜。狂猎现身倒也算不上特别罕见，但在最近数十年里，就属这次的场面最为骇人。仅在诺维格瑞，就有超过二十人神秘失踪。

等狂猎和云层各自消散，人们又看到了月亮。跟往年一样，月相正由盈转亏；不同的是，今晚的月色红得像血。

普罗大众对在分日发生的异象有许多解释，由于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鬼怪传说，所以解释的内容也大相径庭。占星家、德鲁伊和巫师们也各

有各的说法，但大都错得离谱。只有极少数人能把这些现象与实际发生的事件联系到一起。举例来说，在史凯利格群岛，迷信的民众将这一现象称为“Tedd Deireádh”，也就是世界末日，随之而来的则是“瑞那鲁格”<sup>①</sup>之役——光明与黑暗的总决战。迷信的人们相信，秋分之夜的大风暴与冲刷群岛的巨浪一样，都由巨舟纳吉尔法掀起。这艘大船用死人的指甲与趾甲建造，它从死亡之地霍摩尔出发，船上载着一支鬼魂与恶魔的大军。有些聪明而博学的人却说，其实是臭名昭著的女术士叶妮芙的惨死，引发了海天之间的暴怒。另一些更聪明、更博学的人则从风暴肆虐的大海中看到了某人垂死的征兆——那人的血管里流淌着史凯利格群岛与辛特拉统治者的血液。

自从世界诞生，秋分之夜便充斥着鬼怪、噩梦与幻影。你会在半夜骤然惊醒，呼吸急促，心跳加快，凌乱的床单被汗水打湿。哪怕最清晰的头脑也避不开幻影与噩梦的侵扰——在有“金塔之城”美誉的尼弗迦德帝国首都，恩希尔·瓦·恩瑞斯皇帝陛下尖叫着醒来。在遥远北方的朗·爱塞特，伊斯特拉德·蒂森国王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吓醒了身边的王后泽丽卡。在崔托格，迪杰斯特拉睁开眼睛便立刻去抓匕首，结果弄醒了财务大臣的老婆。在蒙特卡沃城堡，菲丽芭·艾哈特从锦缎床单上猛然坐起，还好没惊醒德·诺埃里斯伯爵的妻子。其他人也在不同程度的噩梦中纷纷苏醒——玛哈坎的矮人亚尔潘·齐格林、凯尔·莫罕要塞的老猎魔人维瑟米尔、苟斯·维伦的银行职员法比奥·塞克斯，以及“鸣角”号战船上的克拉茨·安·克莱特。同样被惊醒的还有鲍克兰城堡的女术士芙琳吉拉·薇歌、印达斯费尔岛弗蕾雅神庙的女祭司茜格德莉法、被围困的马里波城堡中的加拉莫尼伯爵丹尼尔·埃切维里、班·格林要塞褐旗营的准下士札维克、克莱蒙特镇的商人多米尼克·邦巴斯图斯·霍温纳赫以及很多很

---

<sup>①</sup>译注：即诸神的黄昏。

多人。

能把这一现象与实际发生的事件——以及某个具体的人物——联系起来的人屈指可数。幸运的是，就有这样的三个人，在同一屋檐下度过了这个秋分之夜。就在爱尔兰德的梅里泰莉神殿。

\* \* \* \* \*

“欧夜鹰……”抄写员雅尔看向笼罩神殿花园的黑暗，呻吟道，“恐怕有一整群，好几千只……它们在为某人之死尖声鸣叫……为了她……她快死了……”

“别胡说八道，”特莉丝·梅利葛德猛地转过身，扬起攥紧的拳头，像是要推开男孩，或朝他胸口来一拳似的，“你真相信如此愚蠢的迷信？九月结束了，鸟儿聚集起来只是为了迁徙。这完全是自然现象！”

“她快死了……”

“没人会死！”女术士大吼道，脸气得发白，“没人！你听明白没有？别再说胡话了！”

女学徒们被大自然的警报惊醒，纷纷聚到图书馆大厅，脸色苍白而严峻。

“雅尔，”特莉丝冷静下来，一手按在男孩肩上，轻轻揉捏，“你是神殿里唯一一个男人。大家都仰仗你，希望你能帮助她们。你可不能害怕，也不能惊惶。镇定。别让我们失望。”

雅尔叹了口气，努力压抑住颤抖的双手和嘴唇。

“我不怕……”他低声说着，避开女术士的目光，“我不是害怕，而是担心。我在梦里见到她了……”

“我也是。”特莉丝抿住嘴唇，“你、我，还有南尼克，我们都做了同一个梦。但一个字也别提。”



“她满脸是血……好多血……”

“我说了，安静。南尼克来了。”

高阶女祭司神情疲惫，朝他们走来。面对特莉丝无声的询问，她摇了摇头，随即注意到雅尔张嘴想说什么，于是匆匆开口。

“很不幸，什么也没有。狂猎经过圣殿上空时，差不多惊醒了所有人，但没人看到幻影。只有我们几个看到了模糊的影像，其他人都没有。去睡吧，小伙子，你现在也做不了什么。姑娘们，回宿舍去！”

她用双手揉了揉脸。

“哈……秋分日！诅咒之夜……去睡吧，特莉丝。我们什么也做不了。”

“这种无力感快把我逼疯了。”女术士攥紧拳头，“光是想想她在受苦、流血，不知在哪儿遭遇了危险……见鬼，要是我知道该怎么办就好了！”

南尼克——梅里泰莉神殿的高阶女祭司——转过身。

“你有没有试过祈祷？”

\* \* \* \* \*

佩雷拉特地处艾宾的乡村地带，位于南方阿梅尔山脉彼端远处，周围是维尔达、莱特和艾瑞特三河交汇形成的广袤沼泽，距爱尔兰德城和梅里泰莉神殿直线距离八百里。黎明时分，老隐士维索戈塔从噩梦中骤然惊醒。醒来后，他忘了自己做过什么梦，但一阵阵诡异的不安让他再也无法入睡。

“冷，冷，冷，冷啊……”维索戈塔一边沿小路穿过树丛，一边自言自语，“冷，冷，好冷。”

下一个陷阱也空无一物，连只麝鼠都没抓到。今天的捕猎毫无收获。维索戈塔清掉盖住陷阱的烂泥和水藻，吸着鼻子，低声咒骂。

“呼，冬天这就到了？”他朝沼泽走去，“九月还没过完呢。现在明明是秋分日后的第四天。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冷的九月。我都活这么久了！”

下一个，也是倒数第二个陷阱，同样空空如也。维索戈塔都懒得骂脏话了。

“毫无疑问，”老人思忖着说，“天气一年比一年冷了。现如今，变冷的速度快得就像雪崩。哈，精灵早就预见到了，可谁会相信精灵的预言呢？”

在老人头顶，黑色的轮廓飞掠而过。雾气当中，欧夜鹰狂野的鸣叫和拍翅声突然响彻沼泽上空。维索戈塔本没在意这些鸟。他并不迷信，沼泽里又总有很多欧夜鹰——尤其是黎明时分，它们飞得很低，好像随时会撞上他的脑袋。好吧，它们平时的数量也许没今天这么多，也不经常发出今天这样凄惨的鸣叫……不过最近，离奇的现象总是接二连三发生，而且每次都比上一次更诡异。

把最后一只捕鱼笼拉上岸时——里面同样空空如也——老人听到了马嘶声。仿佛听到命令一般，欧夜鹰突然停止了鸣叫。

即便佩雷拉特位于沼泽地区，其高处也有干燥的树丛，山岗上还长满了黑色的桦树、赤杨、角树、山茱萸和黑刺李。这些小树林大多被泥塘环绕，不熟悉路的马匹和骑手根本不可能进入其中。但这嘶鸣——维索戈塔又听到一声——确实是从一片小树林里传来的。

好奇心压倒了警惕。

维索戈塔对马匹及其品种了解不多，但他毕竟是个美学家，知道如何审美。那匹马的毛发就像无烟煤一样闪闪发亮，在桦木衬托下，侧面轮廓异常俊丽。它当真是完美的典范，美丽得甚至有些不真实。

但它当然是真实的，也真真实实地被困住了——它的缰绳被角树的树枝缠住，身上沾满了鲜红的血。

维索戈塔靠近时，马儿竖起耳朵，用力晃晃脑袋，转过身去连连蹀

脚，让地面也为之震颤。老人看出这是匹母马，同时，他还看到了另一样东西。那东西让他的心脏咚咚狂跳，喉咙也像被只无形的手狠狠捏住。

母马身后的浅沟里躺着一具尸体。

维索戈塔把袋子丢到地上。第一个念头竟是转身逃跑，这不禁让他有些羞愧。他保持警觉，走上前去。黑马踩着地面，低头垂耳咬着嚼子，显然是想找机会咬他，或者踢他。

尸体是个十来岁的男孩，面孔朝下倒在地上，一条胳膊紧贴体侧，另一条伸向一旁，五指深深抠进泥土。他穿着麂皮外套、紧身皮裤，还有及膝的夹扣精灵长靴。

维索戈塔弯下腰，就在这时，尸体突然大声呻吟起来。黑母马尖声嘶鸣，继续用马蹄狠踩地面。

隐士跪到地上，小心翼翼地让受伤的男孩翻了个身。看到男孩脸上由肮脏泥土和干涸血迹涂成的可怕面具，他本能地抬起头，倒吸一口凉气。老人轻轻拂去男孩嘴唇上沾满鼻涕和口水的苔藓、树叶与沙砾，又试图拨开他脸颊上被血黏成一团的乱发。男孩含糊地哼了一声，绷紧身体，开始抽搐。维索戈塔好不容易才拨开挡住他面孔的头发。

“是个女孩，”他大声说道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“是个女孩。”

\* \* \* \* \*

这天日落之后，如果有人悄悄来到沼泽深处的小屋前，透过窗扇的缝隙向内窥探，那么，借着油灯的亮光，他会看到一个苗条的女孩，头上缠着绷带，身上盖着毛皮毯子，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奄奄一息。他还会看到一位老人坐在旁边，留着长长的白胡子，额上布满皱纹，白发从秃顶边缘垂落到肩头。他能看到烛光勾勒出老人的侧影，桌上放着一只沙漏，老人则削尖一根羽毛笔，正往羊皮纸上埋头书写。他能看到老人关切地望着

受伤的女孩，一边思索，一边自言自语。

但这是不可能的，这些情景无人得见。因为这间苔藓覆盖的茅屋隐藏在迷雾中，立于无人踏足的沼泽深处。这里，没人敢来。

\* \* \* \* \*

“以下是我的记录。”维索戈塔用羽毛笔蘸蘸墨水，“‘从手术结束算起，已经过去了三个钟头。诊断：切割外伤。伤口由未知物体——或许是某种曲形刀刃——用极强的力道撕裂而成。伤口覆盖左脸颊，从左眼窝下方开始，划过颞部，朝耳部延伸。伤势最重处位于眼窝下方，深及骨膜。从受伤到得到初步治疗，估计间隔……十个钟头。’”

羽毛笔在羊皮纸上沙沙作响，但声音没能持续太久。写下几行字后，老人停了下来。维索戈塔显然觉得，自己唠叨的有些话并不值得记录。

“回到伤口处理，”老人盯着牛油蜡烛顶端噼啪作响、摇曳不止的烛火，续道，“继续记录。‘我没割掉伤口周围的肌肉，只切除了几处没有血管分布的坏死组织，还有已经凝结的血痂。我用柳树皮浸膏清理了伤口，洗去了泥土和异物，然后用麻线缝合——我暂时找不到其他种类的缝合线。最后，我往伤口上抹了山金车研磨的泥敷剂，并用细麻绷带包扎。’”

一只老鼠匆匆穿过房间中央，维索戈塔丢给它一片面包。女孩躺在简陋的小床上，呼吸杂乱，呻吟不止。她在做噩梦。

\* \* \* \* \*

“现在是手术后第八个钟头。病人状况——没有改变。医生……也就是我……的状况有所改善，因为我小睡了一会儿，可以接着做记录了。我该把这位病人的信息写在纸上，以供后人参考。当然前提是，那些后人能

在纸张腐烂之前找到这片沼泽。”

维索戈塔深深叹了口气，提起笔尖在墨瓶里蘸了蘸，又用瓶口沥去多余的墨水。

“关于这位病人，”他喃喃道，“我的记录如下。‘她看起来大概十六岁，个子高挑、纤细，但不算瘦弱，也没有营养不良的迹象。肌肉和体格很像典型的年轻精灵，但我看不出混血特征……甚至不像隔代混血。众所周知，如果精灵血统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，外表上和人类就看不出任何区别了。’”

这时维索戈塔才发现，刚才说了那么多，但他连一个词——甚至连一个符文字母——都没写下。他把笔尖压到纸上。墨水已经干了，老人却没有察觉。

“这些也可以记一下。”他续道，“‘她不曾生育。身上没有旧伤、疤痕或胎记，也没有发生事故、作苦工和干某些危险行当留下的痕迹。必须强调一句，我刚才指的是旧伤，因为在她身上，新伤比比皆是。这女孩被人鞭打过。对方下手很重，不像父亲教训女儿。恐怕还用力踢过她。’”

“‘我还发现，她身上有一处痕迹颇为怪异’……唔，记下这些是出于教学方面的考虑……‘在腹股沟那里，靠近外阴的位置，有朵红玫瑰的刺青。’”

维索戈塔盯着锐利的笔尖，蘸了蘸墨水。这一次他总算没忘蘸墨的目的——他开始在纸上留下工整的斜体字。他不停地写，直到笔尖干涸。

“……‘半梦半醒间，’”他续道，“‘她会大喊大叫，胡言乱语。她的口音和用词——刨除其间不时出现的黑道行话——让人摸不着头脑，很难确定出处。但我敢说，她来自北方而非南方。她说的某些话……’”

他的笔又开始沙沙作响，但为时甚短，远不足以记下他刚才说过的每一个字。随后，他又继续独白，刚好接上之前没说完的半句话。

“她说的某些话……她在发烧时念出的一些名字和外号，还是不要记

下来为好。但她说出的字眼很值得推敲。所有线索都表明一件事：这个女孩的来历不简单。非常非常不简单。她竟能找到老维索戈塔的小屋……”

老人沉默片刻，侧耳聆听外面的动静。

“我只希望，”他低声道，“这里不要成为她的终点。”

\* \* \* \* \*

维索戈塔低头看着羊皮纸，一度将笔尖抵在纸上，但什么也没写，连一个符文字母也没有。他把笔丢到桌上，喘息片刻，恼火地嘟囔起来，最后哼了一声。他看了看床铺，听了听从床上传来的声音。

“必须承认，”他用疲惫的声音说道，“我的担心应验了，情况很不妙。也许我的全部努力都将付诸东流。病人状况很差，还发起了高烧。她的伤口感染了。急性炎症有四种主要症状，现在出现了三种：发红、发肿、发热，这些仅凭肉眼和触碰就能察觉。过了术后休克期，第四种症状无疑也将出现——疼痛。自从我投身医师这门行当，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。我很清楚岁月对我的记忆力和手指灵活性会造成什么影响。我本来就做不了太多，如今能做的就更少了。我手头没有足够的药品与器械，现在只能指望这年轻女孩自身的抵抗力了……”

\* \* \* \* \*

“术后第十二个钟头。不出所料，急性炎症的第四种症状——疼痛——也出现了。病人因痛苦而尖叫，热度和抽搐也愈发严重。我手头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给她服用的药。我只有少量曼陀罗叶汁，但她的身体太过虚弱，没法承受这么强烈的药效。我还有些舟形乌头，但它只能立刻要了她的命。”

\* \* \* \* \*

“术后第十五个钟头。病人昏迷不醒。体温仍在升高，抽搐也在加剧。除此之外，她的面部肌肉似乎也开始急剧收缩。如果这是破伤风的征兆，那她就没救了。让我们祈祷她只是面部神经……或者三叉神经……出了问题。哪怕两者都出了问题呢。她会毁容……但至少能保住性命……”

维索戈塔看着羊皮纸，但一个字也没写。

“只要，”他木然地说，“她能撑过伤口感染的话。”

\* \* \* \* \*

“术后第二十个钟头。体温还在升高。病人的状况极度危险。在我看来，发红、肿胀、热度和疼痛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，但她没机会活到那时候了。我在此宣告……我，科沃的维索戈塔，并不相信诸神的存在。但如果你们真的存在，烦请保佑这个女孩。还有……倘若我做错了，也请宽恕我。”

维索戈塔放下羽毛笔，揉了揉红肿发痒的眼睛，用双手按住鬓角。

“我给她喂下了舟形乌头和曼陀罗叶汁的混合药剂。”他低声说，“接下来的几个钟头将决定一切。”

\* \* \* \* \*

老人终于支撑不住，打起了瞌睡，但又马上被一声呼喊惊醒。说是呼喊，其实女孩更像是在怒吼。

黎明的微光渗进窗缝。沙漏里的细沙早已流尽，跟往常一样，维索戈

塔忘了把它翻转过来。烛焰已然熄灭，只有壁炉里深红色的火光勉强照亮了房间一角。床铺前遮了一道布帘，老人站起身，将其拉开，想安慰一下他的病人。

摔落在地的女孩抢先爬起，坐到床边，用力抓挠包在绷带下的脸。维索戈塔咳嗽一声。

“我建议你先不要起床。你很虚弱。如果你想要什么，叫我一声就好。我就在旁边。”

“我就是不希望你在旁边。”她声音很小，但吐字清晰，“我想撒尿。”

\* \* \* \* \*

老人回来收夜壶时，发现女孩仰面躺在床上，又揉又按包裹住脸颊、额头和脖颈的绷带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再次来到床边，发现她还是同样的姿势。

“四天了？”她盯着天花板问。

“五天。离我们上次说话又过了将近一天。你睡了一整天。这是好事。你需要休息。”

“我感觉好多了。”

“听你这么说，我很欣慰。可以拆绷带了。抓着我的手，我帮你坐起来。”

伤口愈合得很顺利，都已经结痂了，这次解开绷带全不费力。女孩轻轻摸了摸脸，然后皱起眉头，咧了咧嘴。维索戈塔知道，这不是因为疼，而是她每次都想确认伤口有多长、有多深，试探伤情是否严重。她想知道，先前触碰到的伤口是不是高烧导致的噩梦。而每次确认，都叫她的心往下沉。

“你有镜子吗？”



“没有。”他在说谎。

她看着他，似乎终于彻底清醒了。

“也就是说，看起来很吓人喽？”她用手指轻轻拂过缝合线。

“伤口……很长，也很深。”老人结结巴巴地说。想到竟要当着一个小毛孩的面为自己辩护，不禁让他有些恼火。“你的脸还肿得厉害。再过几天，我就能帮你拆线了，然后敷上柳树皮浸膏。到时你也不用把整颗头都包住了。伤口愈合得很好。”

她没答话，只是动了动嘴和下巴，扭曲脸部肌肉，试图弄清怎样会牵扯伤口，怎样则不会痛。

“我做了鸽子汤。想喝吗？”

“想。但这次我要自己喝。我才不想像个废人一样，老让你喂。”

她喝了很久。女孩把木勺缓慢而艰难地举到嘴边，好像勺子足有两磅重，但她的确没叫维索戈塔帮忙。老人饶有兴致地在旁看着。他一向很有好奇心，此刻好奇的火焰更是熊熊燃烧。他知道，等女孩恢复之后，他们就能顺畅地交流了，到时他就能搞清她为什么会在沼泽里神秘现身。他清楚自己必须等待，可就是等不及。毕竟他一个人在荒野生活了太久。

女孩喝完鸽子汤，躺倒在床垫上。有那么一阵子，她像死人一样直盯着天花板。终于，她转过头。她的眼睛绿得出奇，维索戈塔心想，竟为这张带着可怕伤痕的脸增添了几分童真。维索戈塔了解这种美——这对大眼睛应该属于永远长不大的孩子，让人本能地生出同情。哪怕她到了二十岁，甚至远远超过三十岁，人们也会忘记她的年龄。是啊，维索戈塔了解这种美。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，还有他的女儿。

“我必须离开这儿。”女孩突然道，“尽快离开。有人在追捕我。你知道的，对吧？”

“知道。”老人点点头，“除了胡言乱语，这是你说的第一句有条理的话。准确地说，是你最先说清楚的话之一。你先问了你的马和剑。没错，